

B 7373

B1

孫 謙 著

光 榮 人 家

羣 益 出 版 社 出 版

光 榮 人 家

孫 謙 著

羣 益 出 版 社 刊 行

• 1951 •

一九五〇年五月第一版 上海印0001—4000冊

一九五一年四月第二版 上海印4001—6000冊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考 益 出 版 社

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——室

(145) [F23] 3.600元

光藝印刷廠承印

時間：一九四八、九月——十二月。

地點：東北老解放區和新解放區。

人物：田永太——五十五歲，翻身農民。

大 媳——廿五歲。

二 媳——十八歲。

小三子——十二歲。

村 長——五十多歲。

成大個子——二十多歲。

田大虎——廿七歲，戰士。

田二虎——廿一歲。

唸信的戰士——廿三歲。

婦女主任——三十歲。

唸報的女人。

匪軍甲、乙、丙。

搶飯的匪軍。

民工隊長，民工多人。

青年婦女多人，農婦多人。

我軍戰士多人，匪軍戰士多人。

兒童團多人，賀喜抬匾的羣衆。

軍醫，衛生員，騎兵通訊員，文書。

難民老頭子，難民姑娘，難民多人。

風吹着，搖落了樹上的冰條，捲起來瀾漫的雪沙。

積雪掩蓋着大地，分不出耕地和道路。

在純白的原野上，遠遠地出現了一個黑點；這黑點越來越大，直至我們看清了狂奔的紅馬和坐在爬犁上的小三子。

小三子勒緊了繮繩，喊叫着馬兒慢下來。

風吹來了鑼鼓聲，小三子向前望去，透過雪沙，他看見了被雪掩蓋着的村莊。

小三子打開了馬，爬犁向村莊馳去。

爬犁進村。爬犁馳到一家門口。小三子喝住牲口，跳下爬犁，推開了門，鑼鼓聲驟然大起來，他遲疑一下，走了進去。

院裏，沒有人。小三子推開屋門，探頭進去。

三間大草房，擠滿了年青媳婦和姑娘們，她們在學秧歌。二媳充當指揮，嘴裏哼着『刀拉刀來』，帶頭扭着。

正當她們扭的高興時候，一個年紀大一點女人從另一個門進來，她興奮而急忙地喊：『唸，唸，報紙來啦，有好消息！』

一下子，人們都靜下來，但又馬上向那女人湧去：『什麼消息呀？』

『咱們又打勝仗啦！』

『快唸，快唸！』

那個女人唸着十月十六號的東北日報，當唸到打下錦州時，大家都興奮的跳着，拍着手，你推我擠的嚷着。

二媳站在橈子上，興奮的喊：『唸，我有一個意見！』

大家注視她。

『我說咱們要扭一個新秧歌，咱們要，要慶祝！』當她說慶祝兩個字時，費了

好大心思才想出來。

大家嚷着『好！』

『咱們馬上來！』

二媳跳下凳子，支起了架子，鑼鼓敲起來。

正當二媳要扭時候，蹬在門口的小三子跨進門來：

『二嫂！』

鑼鼓停下，二媳收了架子，奇異地問：『小三子，你來做甚？』

『大嫂讓你回去！』

『啊呀，這一下，咱們的計劃又毀啦！——回去做甚？』

『趕送公糧。』

『那爹呢？』

『他要上前綫。』

『他上前綫！』

『噫，他一定要去。』

田永太端着一大筐苞米棒，從高大的苞米樓子裏鑽出來。借着陽光，我們看清了又粗又大的苞米棒和長在棒上的閃着亮光的苞米粒。田永太愛慕地欣賞着自己的收穫，像自語般的說：『看這玩兒，簡直像珠寶一樣。』

站在地上的大媳說：『咱們分下的地好，今年雨水又好……』

田永太說：『現在要交公糧，檢好的先剝，讓咱們前方的那哥兒倆也嚐……』
唉，你抱他出來幹啥，這大冷天！』

田永太看着大媳抱着的小孫孫說。

大媳不好意思的但又無可奈何的看着田永太，意思說：放在屋裏沒人看他。

田永太明白了她的意思，說：『不要愁啦，等二虎家回來了，你們兩個就好幹活兒啦。』

風已經停了。二媳和小三子坐着爬犁，向村裏走。

『小三子，苞米剝完了嗎？』

『要是剝完了，我就不叫你去啦。』小三子回答。

『爲什麼不請人幫助一下呢？』二媳問。

『這不把你請來了嗎？』

『我捶死你這小崽子！』

二媳真的捶着小三子，但小三子却笑着說：

『你捶我吧，等爹到了前綫，碰見了大哥二哥，哼，那時候啊，你就該吃辣的啦！』

『爲什麼？』

小三子說：『大嫂是勞動英雄，你呢？你是什麼？——你說，要是二哥知道了你是秧歌大王，他能生氣嗎？』

『他們一定生你的氣！』

田永太陪着成大個子走進屋裏，但却憤憤地責備着客人：『他們非生你的氣不可！』

他指着掛在牆上的大虎和二虎的戎裝像片說：『我的大虎，我的二虎，他哥兒兩都是你的朋友，可是他們一下子都參了軍，他們爲的什麼呀？爲了我們分下的房子，分下的地，還有這：』他順手拿起了一個小盒子，翻出來一張一張的地照：『政府發給咱們的地照。——咱們祖宗八代吧，還有過這玩意兒？』

『沒有。』成大個子囁囁地說。

『他們就爲這些東西去打仗的。』

『我知道。』

『那你爲啥不去抬担架呢？』

『我有點怕。』

『怕什麼？』

『山高路遠，天南地北……』

『唉，你這麼個大後生怕那些？那你說我這老頭子就該睡在炕上等死啦。』

『那你說不怕？』

『不怕，我給你保險！』

『你也去呀！』

『我早報名啦！』

『那，那我跟上你去。』

『你呀，什麼時候也是跟在別人屁股後面聞味兒！——好吧，回家去收拾收

拾，一兩天就出發呀。』

成大個子站起身來。外面傳來了村長的喊聲：

『老田頭！老田頭！』

田永太和成大個子一齊走出。

村長站在田家柴門口，對剛由屋裏走出來的田永太說：『老田頭，剛才我們幹部們合計了一下，大家都說你別去啦。』

『哎，爲啥？』

『大家都說你是雙軍屬。』

『軍屬就不能參加民工嗎？——你給幹部們說吧，就說我去看兒子去！』

『噯，老田頭，幹嗎生氣呢？——現在自動報名的人已經夠了，何必你去呢？』

『打仗還嫌人多啊？有多少人用不着？』

『再說你家的公糧，……』

小三子趕着爬犁回來，二媳坐在上面。

『村長！』二媳向村長打招呼。

『噢，二虎家回來了！』

田永太看着爬犁從他身邊馳過，便指着院裏說：

『公糧怕怎麼，我這兩個媳婦兒還送不了嗎？』

『好吧，那你就去吧。』村長無可奈何的答應了，但他馬上覺得答應的不對，於是很仔細的看着田永太，良久才說：『你去啊，我得挨頓批評。』

『你是說我老了？』

『不老，比黃忠還年青呢？』

村長看着田永太滿臉的絡腮鬍，田永太察覺出他的意思來，低頭看看自己的鬍子，連連說道：『我一定不連累你，一定不連累你！』

他扭頭走進院裏。

院裏，小三子在卸牲口，大媳婦幫二媳搬包袱。

田永太看了看她們，想起一件事來。

他走向屋裏，臨近門時，對媳婦們說：

『大虎家，給我端盆熱水。』

『嗯哪！』大媳把包袱給了二媳，走向廚房。

『你們看一下，要給他們捎什麼呀，說不定我能碰上。』

大媳停住腳步說：『沒啥捎的。』她走進廚房。

二媳看着大媳的背影，想了想，走進另一屋門。

二媳提着包袱走進房裏，放下包袱，思索着：『捎什麼呀？』她打開包袱，包袱裏都是她的花紅衣服和一些冬學課本，一封書信吸引了她，她拿起信來，唸着：

『鋼鐵部第二連，……對，我給他寫封信吧。』

她哈了哈手，找出一張紙來，扭扭歪歪地寫了『二虎同志：』

小三子跳了進來，二媳用手擋住信紙。小三子走了過去：『你寫的什麼呀？二嫂。』

『信。』

『讓我看一看。』

『去去，去你的。』

二媳不耐煩地推着小三子，小三子眨空子奪了信紙，大聲唸起來：『二虎同志：啊呀，你真不害羞，叫二哥同志！』

二媳去奪信，一下子扯破了，二媳氣的罵着：『討厭鬼！』她去追小三子，小三子逃出門去，扭過頭來說：『二嫂，你這信讓誰搶呀？』

『你管我的！』

『哼，我告爹呀，——叫他別給你搶！』

『我揍你！』

二媳向小三子追去，小三子向後一退，恰巧碰着端着熱水走過來的大媳。水，濺了起來。

『啊呀，你的眼睛長到那兒啦！』

『二嫂追我。』

大媳看了二媳一眼，端水進屋。

*

*

*

大媳端進水來。田永太正在磨剃刀，他把剃刀放在鏡子前面，動手洗鬍子。大媳準備出去，田永太叫住她。

來！」

「嗯。」

田永太洗完鬍子，坐到鏡子前，動手剃起來。

大媳看着好笑，但又不能笑，她忍着笑準備躲了出去。

「吶，你告訴二虎家，讓她忍着點，等打完了仗，她想怎麼跳，由她跳去，現在可得先管前方。」

「嗯哪！」大媳走出。

*

*

*

二媳在寫信，已經密密麻麻的寫了一灘，她停下筆來，思想了一陣，接着在信紙上寫了『大嫂當了英雄。』

大嫂進來。

「啊吶，你還沒有寫完！——這麼一大灘，說的儘是些什麼呀？」